

旧的世界，新造的人：台湾首例跨男“尼莫”免术换证胜诉

“他宁可打荷尔蒙打到死掉，因为这让他变得越来越喜欢自己。”



跨性别者尼莫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多元的开端是看到彼此，支持端传媒性别报导。骄傲月特别优惠活动：[畅读月费会员9折](#) | [畅读年费会员8折](#) | [尊享年费会员7折](#)。

在台湾，每名婴儿在出生后，会由医师辨识性器官，登记性别是“男”或“女”，并在他们满18岁后首次领到的身分证注记。

如果有人长大后才意识到，自我认同的性别与出生登记时的不一样，想要男变女，女变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依据规定，你得把自己切开、掏空，再缝回去——亦即透过外科手术摘除性器官，你才能换到一张新的身分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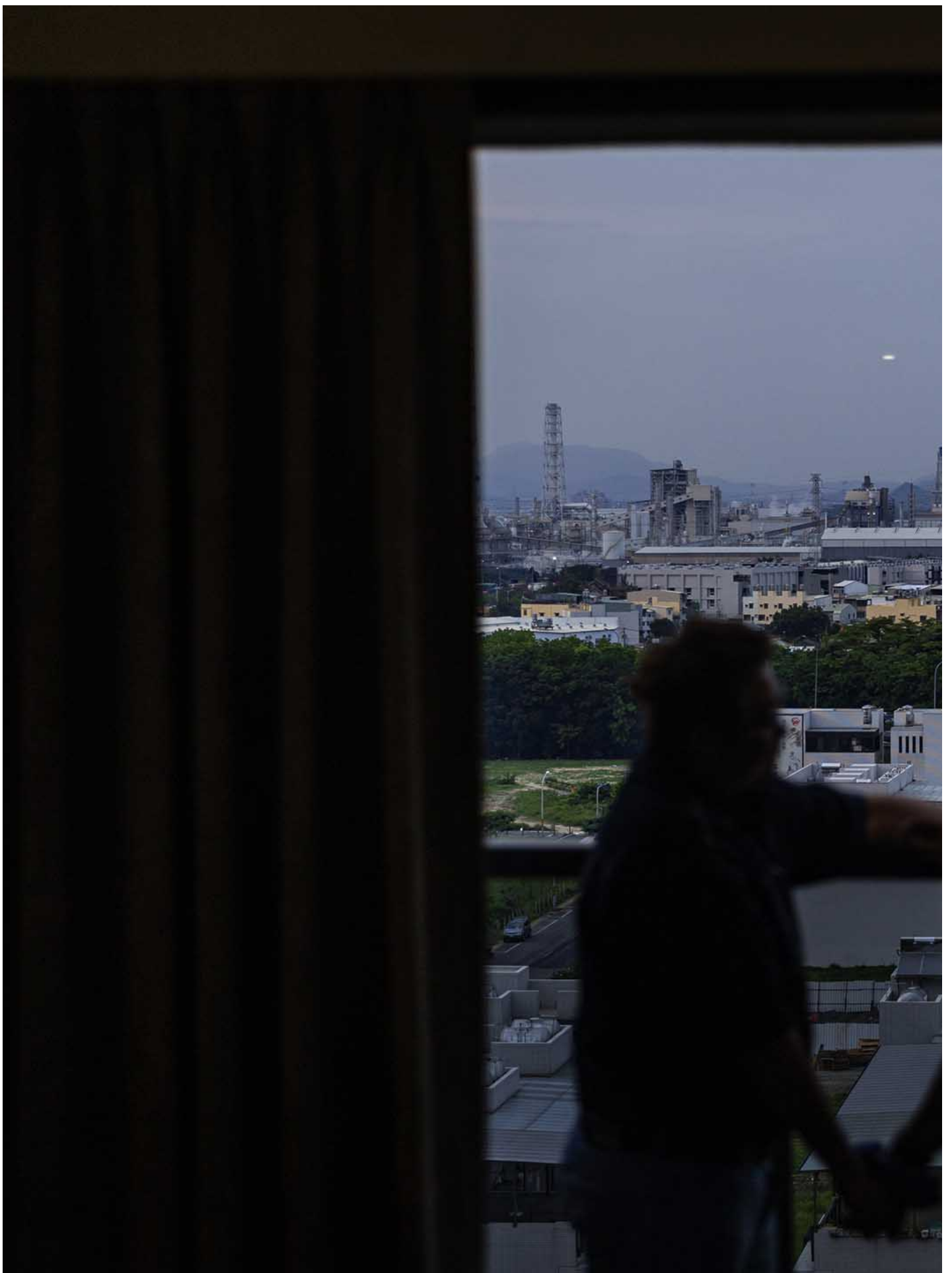
这项规定的“法源”来自一张[函释](#)（编按：行政机关用来解释的公文）。内容指出，女性想把身分证性别栏改成男性，要“摘除乳房、子宫、卵巢”；反过来，男性想变女性，要“摘除阴茎、睪丸”。

想像一个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走进户政事务所，平静地对著承办人说：“我割除三个器官了，我要换身分证。”这段听起来像惊悚电影的剧情，在台湾户政所不算罕见。在台湾，截至2020年为止，至少已有979人完成性别变更登记的手续。

2021年性别人权团体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（下称伴侣盟）宣布，台湾出现了第一位“免术换证”的跨性别者。2019年，伴侣盟协助一名跨性别女性（指性别认同为女性）小 E，她在没有摘除性器官下，就前往桃园大溪户政所试图变更性别而遭拒。伴侣盟为她进行诉讼，经过一番法庭攻防，最后于2021年胜诉。小 E 这次总算顺利在身分证上将自己的性别注记为“女性”。

而就在小 E 案三年后的5月底，再有一名跨性别者成功透过法律诉讼得以免术换证。

他是尼莫，出生时登记为女性，2022年，他首次前往户政所变更性别被拒，因而找上伴侣盟提起诉讼。历时逾22个月的法庭审理后，尼莫成功台湾史上第二位成功免术换证的跨性别者。



尼莫与太太米米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借来的家

5月上旬，我在伴侣盟秘书长简至洁的陪同下，一同前去拜访尼莫。彼时，官司胜负未明，面临预定宣判的时间逐日倒数，他没有悲观的动机，反而有乐观的理由。

如果胜诉，尼莫将是台湾首例“跨男”得免术换证者。

尼莫不是没想过透过性别重置手术变更性别。但现实中，他曾历经重大手术，如今身体健康状况并不允许他再挨一次刀，且手术所需的庞大医疗费用，他亦无力负担。

“他现在身体状况、情绪状况不一定很好，”我们在前往尼莫住处的路上，简至洁提醒，这一场采访可能无法持续太久。我点点头，做好心理准备：受访者可能处于较差的生活条件中，我可能会面对一位很虚弱的病人，访问可能会随时中断。

计程车离开市区，沿途街景越来越开阔，不久，停在一栋崭新的大楼。我们下车，走进铺著大理石地板的奢华大厅，社区秘书请我们等候。

我还在适应这高级到不真实的空间，一个蓄著小胡渣的小哥出现了，他的头发抓得像刺猬，圆圆的脸稚气未脱，黑衬衫和牛仔裤，精神爽朗，笑著跟我们打招呼。“这位是尼莫。”简至洁介绍到。

旁边一位看来世故的轻熟女，是他太太，留著挑染俏丽长卷发，小心翼翼地观察著我们。

跟想像中完全不同，尼莫看起来精神很好，本人很健谈，也爱开玩笑，再过几天就要宣判了，他显得乐观，因为伴侣盟的律师跟他分析过情势，有很大机率胜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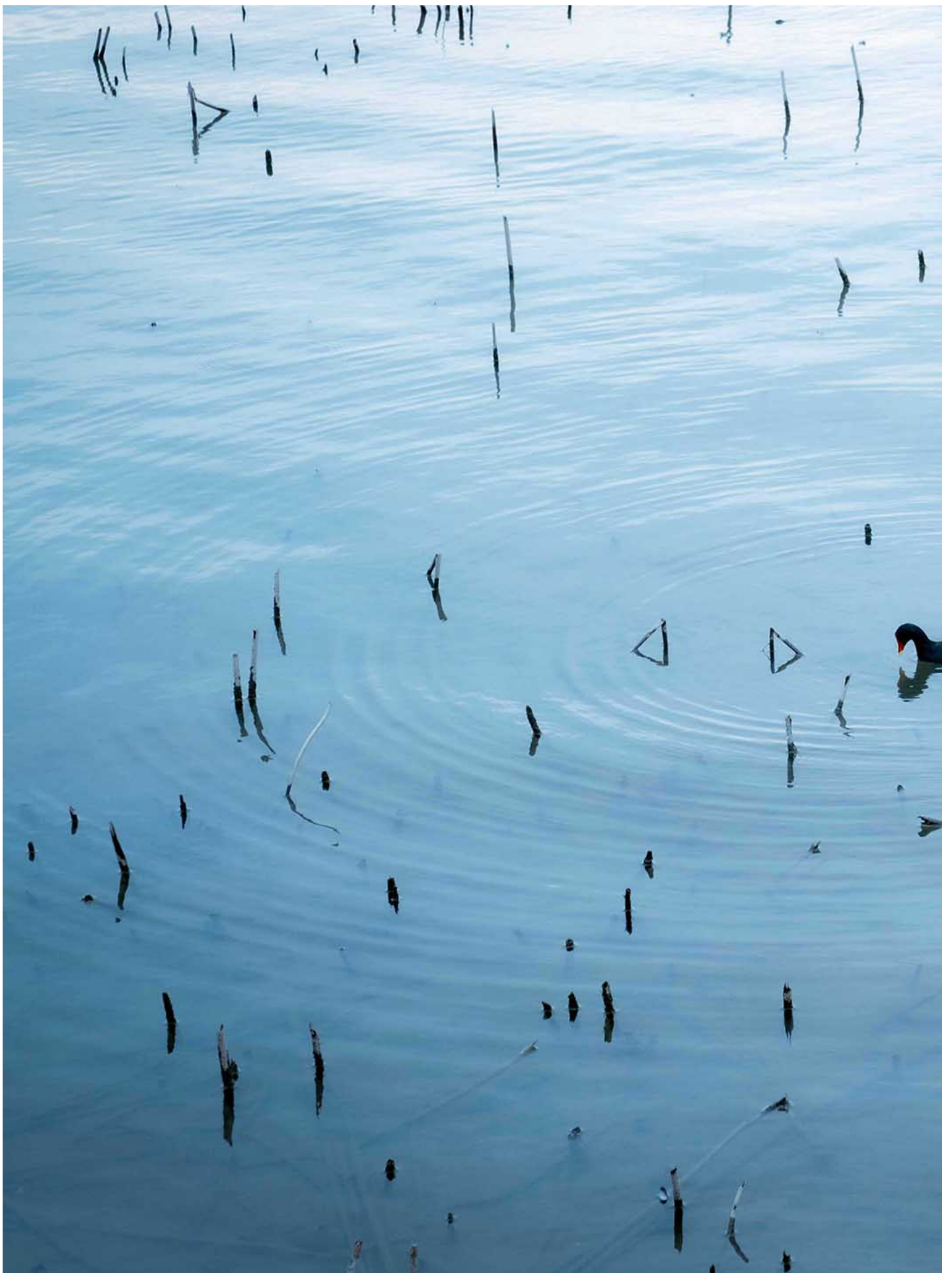
尼莫与太太笃信基督，他说：“圣经说安静等候，神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。”

在这次的见面中，我们谈了三个多小时，访谈顺利，气氛融洽，在拍摄时尼莫也应著摄影师的要求摆出各种姿态。来程时的不安，以及采访过程可能会随时中止的阴霾也一扫而空。尼莫甚至为了这场采访另外向朋友商借住所。眼下，他与妻子正从一个租屋处搬到另一个租屋处，家里还在一片混沌。

但是，直到很后来，当我亲眼看到尼莫身上的伤疤，才意识到，这场采访恐怕已耗竭他所剩不多的气力。

也是到了很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在我们来访前不久，尼莫才刚爬上大楼顶楼，想要一跃而下而已。

在他以笑容堆叠出的乐观气氛中，背后却是密布了难以消化的黑暗。



2023年10月7日，高雄龙虎塔的湖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“你到底是男是女？”

尼莫的太太，米米，刚结束一段长达15年的婚姻。原先她下载交友软体只是图个新鲜，当然如果能遇上“小鲜肉”也不错，结果在萤幕那头的尼莫主动发送讯息搭话，米米对这位来搭讪的“男生”满是好奇，两人便在线上开启一连串的对话。不消几天，尼莫就跑到米米家外，据米米的说法是“想甩都甩不掉”。

至于尼莫，他交往过的历任女友都不顺利，有人不想讨论未来，有人骗他去信贷，还有一个女友会打他。他说：“我问老天爷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？”当天夜里，他滑交友 App 就看到一个女生，长相是他喜欢的，重点是，在勾选“想认识男生♂还是女生♀”的选项上，都选择开放。他们聊了一整晚，得知对方在市区开店，隔天他就冲去店里找她。

两人初见面，米米对他的性别很好奇：“你看起来像女生，但你说你是男生？”跟尼莫交往过的女友不同，米米不是圈内人，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性倾向和身体经验，仿佛生态导览，辨认大自然的陌生物种。

后来交往了，米米还是每天问东问西：“你到底是男是女？”他一度被搞到心烦意乱，又好气又好笑。“就，对待男生女生是不一样的，对待上面有差别啦。”对米米来说，她一直想厘清性别的原因，是想知道该怎么与尼莫相处，

她措辞比较谨慎，尼莫在旁听得不耐烦，直接帮她翻译：“她意思是说，她觉得男生有鸡鸡，进去、做完，是不是两个爽完就好了？女生跟女生就不一样，她必须反过来帮忙啦！”这样翻译终于懂了，大家都笑了。

此前，尼莫以 T 的形象闯荡江湖。虽然他显然知道，自己跟 T 完全不同，但他不知道自己如果不是 T，那还会是什么。他喜欢女生，但也讨厌自己的女性身体。他会想，“如果哪一天，一觉起来可以变成男生，那该有多好？”

2021年，媒体报导第一例跨性别女性的免术换证“小E案”，让跨性别闯进大众视野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只是一则猎奇的新闻，但对尼莫来说，他总算解开多年困惑，“原来世界上有跨性别这个物种，原来我是这种生物。”

免术换证并不是尼莫一开始的目标，他真的很想手术。他参加同志咨询热线办的“[跨性别小客厅](#)”，在那里，他认识了很多已经手术、也已经换证的“跨”；这些人跟他一样，排斥自己的身体。

“有一个人，他排斥到连那个洞（阴道）都封起来。”对方告诉尼莫，重置手术至少要准备100万（新台币），包含手术费用及术后休养期间的开销。尼莫很羡慕，他好想赶快存到手术的费用。

没钱，对身体状况也没把握，他只好先寻求较低的医疗介入，他查到网友推荐的医院，开始打男性荷尔蒙。慢慢长出胡子，声线变低。力气也变大了。

下一个想做的是平胸手术，他查好了，“有几家诊所在做，费用要看胸部大小，贵的大概要二十几万，还可以保留乳头，缩小到男生一样。”

作为伴侣一起生活的米米，则表示她从头到尾都反对这些改造，“他打这个针（荷尔蒙）血液会比较浓稠，已经很容易心肌梗塞，何况再去动身体。”

外表变成男人后，他们讨论结婚，讨论了很久，尼莫怯怯地说：“我老婆……跟我以前遇过的女生都不一样，我很想跟她结婚，想要一个自己的家。”

因为他是被父母丢掉两次的小孩。第一次，尼莫的生母无法成他她的母亲；第二次，尼莫的养父母不想再继续这段关系。“我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假如在医院发生什么事，不会再有人帮我签字了。”

尼莫为了受访，借了一个家让我们谈话，仿佛是种隐喻，他是借来的孩子，寄居在另一个借来的家庭。直到这个家庭不愿再出借。



跨性别者尼莫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切开的女儿

“什么时候要去户政？你自己考虑看看。”

三年前，尼莫的养父传来的讯息，以前也传过，他假装没看到。但那次，他毅然决然地回复：“好，几点？”

“断绝关系”，那是那天父子俩的约定。

那是4月一个平凡不过的早上。他们一家三口约在户政事务所，就像约去吃早餐。

尼莫意外地发现手续很简便，断绝关系原来这么容易。实际上，收养关系的终止，在子女成年后，经双方同意，户政现场就能办理。当时，承办人员表示需要一些时间制作新的身份证。他们在柜台等候，对坐无语。

堂姊曾私下告诉尼莫，他的诞生其实是家族里的一桩丑闻，生母是远亲，“她说我亲妈妈年轻爱玩，私生活很乱，生下来也不想照顾。”

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女婴，却无法成为她的母亲。长辈从亲戚中挑选了养父母这对夫妻，代替生母养育他。小时候他就有猜到身世，因为爸妈老是挂在嘴上：“你不乖，我们随时可以跟你解除关系。”

抱来的女婴长大了，却没长成父母期待的女儿。他剪短发、穿男装，爱顶嘴，不爱念书，更不是那种可以拿来对亲戚炫耀的小孩，在家族的形象就是个叛逆仔，表面上他假装不在意，但这些评价仍然让他痛苦。

高中毕业后，尼莫直接投入职场，把自己忙成高速转动的陀螺，后来开了公司，白天跑业务，晚上不睡觉赶案子，他想证明自己。但依然徒劳，父母还是还是对他没好脸色。

十年前的一天，尼莫倒下了。“那次三天没睡，好不容易躺下，突然头晕，晕法很奇怪，想吐又吐不出来。”送去急诊发现脑干出血，紧急开刀。失速的生活被紧急刹车，撞得支离破碎。

别人说支离破碎是形容词，他的支离破碎是物理现象。医生从后脑勺切开颅骨，清除脑干的血块，还深入小脑检查。术后昏迷三天，因为感染又被推进去开了两次，并发脑水肿，从右脑接管引流到腹部。

尼莫掀开头发，让我看支离破碎后再关起的伤口。一条淡淡肉色蜈蚣，藏在发隙间，张牙舞爪从后脑爬到颈椎，这是当初医生剖开颅骨的地方。右脑壳上也开了另一个洞，弯弯的淡疤，像挂在耳后的月牙，“这是脑水肿装帮浦的地方，管子在我肚子里，每天都感觉得到。”

术后，他积极复健，每天咬牙去诊所，恢复了大部分的功能，但身体已经不像自己的，长达十年了，他还是每天晕眩，头痛，不自主地颤动，但他最难适应眼球震颤，“每天早上一张开眼，所有东西都在晃动，它不会停止，只是晃大跟晃小而已。”

平衡严重受损，他走路要很用力控制自己，才不会歪斜，上下楼梯也很困难。令他感到难堪的是，他必须改骑有辅助轮的身心障碍机车。“我以前很爱耍帅，摩托车还去车行改。现在面试工作，如果店面在一楼那种，我会故意把车停远一点。”

他高中是篮球队员，在场上飞奔挥洒汗水，接受学妹的欢呼。但不久前妻子带尼莫去买球鞋，想鼓励他回到球场，“结果我一跑，就跌倒了。”尼莫的脸上闪过一片阴郁。

倒下前，虽然跟家里关系不好，但不到30岁就买房，有女朋友，还开了自己的公司，某种程度也算“成家立业”。但这场无预警的大病重创他的人生，更加深了家人对他的污名。“我爸妈一直觉得，一定是我做错什么，才会生病。”

术后，他带病谋生，找服务业上班，公司早上要开电脑打报表，但他需要的时间就是比别人长，因为眼球震颤的剧烈晃动，几小时后才能慢慢缓和下来，大部分雇主难以接受，加上同事总是在背后议论他的性别，这些工作总是黯然离职。

求职和失业，都是挫折的堆叠，而且没资格抱怨。“我爸妈说，你身障者，人家愿意给你一口饭吃，就要很感谢了。”

工作断断续续，他靠借贷度日，几年欠下一百多万，年轻时买的房子都卖了都还不够。银行频繁打到家里催债，年迈的父母很焦虑。每次吵架，父亲都会提到断绝关系，他终于被激怒，应允：“好啊，反正你们那么绝！”

4月的那个早晨，户政事务所。妈妈一度犹豫，“我妈好像不想，伊拉住爸，伊讲，卖啦，免加麻烦。（台语：我妈好像不想，她拉住爸，她说，不要啦，不用这么麻烦。）”他已记不清妈妈脸上的表情。“我妈应该是不想让我回归生母的姓氏，因为她一直觉得自己没帮我爸留后，很亏欠夫家。”

但父亲坚持，在柜台迅速签了名，尼莫说自己气得发抖。他说他很想问父亲，“你这么轻易做这个决定，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”但终究没问出口。

既然关系都断绝了，一股冲动急流涌上，他告诉承办人，他也要把名字改掉。他直接在现场挑了几个字，在纸上试著排列组合，父亲还想凑过来指导他，要他选一些“看起来比较像女生的字”。这让尼莫更为火大，他瞪向父亲，想著“这是干你屁事！”

半小时过去，身分证办好，他有了陌生的姓氏，新造的名字。把父母给的名字还给父母，仿佛哪吒剔骨还父，割肉还母，已经是他对父母的背离，最无言的抗议。

40年前，一个女人生下了他，切断脐带也切断了亲缘，养父母给了他一个家；40年后，他再度被这个家切了出去。



尼莫与太太米米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“等我变‘好’一点，再回家”

当尼莫求婚时，米米犹豫了很久。交往三年，米米陪伴他，他们度过被终止收养的低潮，经历尼莫并发症的病痛，也一起探索变性疗程中，身体和社会关系变化的复杂体验。

尼莫说，有一次公司布置圣诞节，女同事请他帮忙把饰品黏在高处的玻璃，他很犹豫。“我应该告诉她，我不能爬楼梯吗？可是我是男生啊。”他后来硬爬上去，全程忐忑不安：“千万不要摔下来，我的脑是不能再受伤的。”

生活处处荆棘，要符合社会秩序对性别的期待，又要掩饰自己身心障碍的窘迫，当内在男性尊严受伤，这些作用力都是亲密关系在吸收。米米不在场时，尼莫落寞地告诉我：“很多人都觉得我配不上我老婆，在他们心中，我就是个废人。”

“我想跟他分开很多次啊，上帝不让我分啊。”米米半开玩笑的抱怨。她已经确认，尼莫就是个男生，这反而让她更困扰：“他还蛮大男人的，有时候又是小屁孩一个。”

好不容易从一段15年的婚姻逃出来，现在遇到一个跨性别者，不仅身心障碍，还带著原生家庭的复杂议题。再走进婚姻，米米需要的不只是勇气。

“但是，很神奇喔，每次有分开的念头，心脏就揪著痛，痛到无法呼吸。”她用熟悉的信仰体系理解生理现象：“上帝有事要我们做。”

“我问我的神，祢确定要让我跟他在一起？那请神带领，我只负责陪伴喔，其他我不管了喔。”这段赌气般的祷告后，他们就去挑戒指了，登记为合法配偶。

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婚姻就会牵涉到双方的家庭。作为女婿，尼莫很优秀，他贴心有礼貌，会回复长辈图，会引述圣经，他和米米全家相处都很愉快。唯一的缺点是，他不能跟岳父一起泡温泉。

米米记得，她第一次带尼莫回家，爸妈的眼神有关心，也有点狐疑，毕竟女儿离婚后，第一次带“男朋友”回来。当时尼莫已经开始施打男性荷尔蒙，但还没发生作用。“我爸看起来很怀疑，我随时都在防范，不要让他们太靠近。怕他们发现，也怕他们讲些不礼貌的话。”

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当米米介绍尼莫是独子。父亲突然脱口而出：“是独子，还是独女？”气氛瞬间冻结，米米赶快转移话题，在双方错愕的表情中，匆匆结束这次会面。但这件事只是加深尼莫要改造自己的决心。“我事后问他，有没有后悔见我父母？他说不后悔，只是要等他变得‘好’一点，再回家。”

后来他们发现，要隐瞒身分，融入一个保守的基督教家庭，比想像中更困难。米米无奈地说：“不是外表改变就有用，他现在跟我们家很好，如果大家一起出去玩，登记住宿就会看身分证，或是他住院，我家的人去医院看他，护理师还过来叫他‘小姐’怎么办？”

随著家庭关系越紧密，换证就变成很迫切的需求，但他们的经济不宽裕，米米开了一家小店，尼莫也还在分期摊还之前的欠款，很难存到手术的钱。

此外，以他动过重大手术的医疗史，考量目前并发症严重的程度，如果再把自己开膛剖腹，可能会在转换性别之前就先“转生”了。

六神无主之际，小 E 案带给尼莫另一个收获，他发现了伴侣盟这个团体，让“免术换证”变成可能。好像黑暗中的曙光，他们先电话咨询，后来慎重地前往伴侣盟拜访。

我问米米：“尼莫是为了妳的家庭关系才想换证的吗？”

“确实，可是我也告诉他，不用为了我啊，我又不想回家！”米米讲得激动，“就像他打那个针（荷尔蒙），我劝他不要再打了，可是他坚持要打，生病也要打，他宁可打针打到死掉，因为这让他变得越来越喜欢自己。而且他很想去我家，他说他希望被另一半的父母接纳。”

要不是尼莫的存在，米米自己根本不想回家。挂在家中客厅墙上的巨幅全家福照片，前夫还是笑盈盈的当著这个家的女婿，已经离婚五年，爸妈也没把相片撤掉。“我每次回家就不抬头，不想看到他。”她冷冷地说。

前夫个性暴烈，动辄辱骂她，整整15年，她都在对方的情绪暴力中忍耐度过，因为信仰教导她，妻子要顺服妳的丈夫。“没人可以说、可以听、可以帮。爸妈不能讲，教会不能讲，”

她们家三代都是虔诚基督徒，也在教会服事，教会是她的心灵寄托，但这个体系和家庭教育、以及对婚姻的保守性，却让她在痛苦中求助无门。“讲也没有用，他们会说，不管发生什么都是神的安排。”

米米从刚结婚的惊吓，中间数年努力讨好，后面她已心灰意冷。五年前，在丈夫手机发现其他女人传来的暧昧简讯。她不但不生气，还欣喜若狂，终于发现对方的明显过错，离婚总算可以“名正言顺”了。

现在她也带尼莫受洗，夫妻一起积极参与教会活动，有些教友怀疑尼莫性向，流言蜚语成为关不掉的背景音。他们被迫换了好几家教会，但她从没放弃信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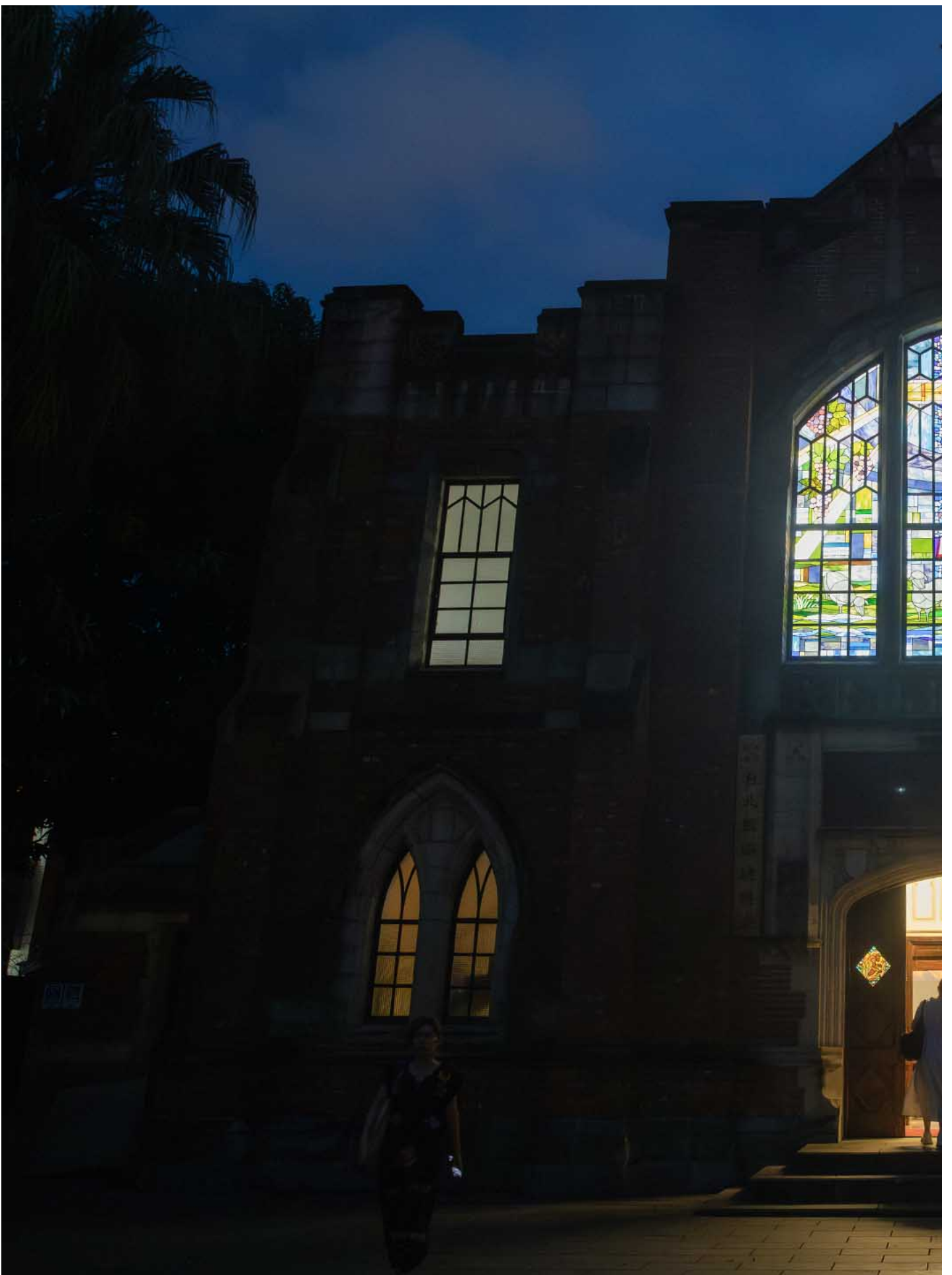
宗教体系也让尼莫跟岳父母有共同语言。

“我妈之前听说我们要结婚，很不能接受，她说虽然我是二婚，也是她要嫁女儿，要下聘啊要来迎娶这些的。我老公就传了很多很诚恳的话给她，还引用圣经，神奇的是，我妈竟然软化了，现在他们关系很好。”慢慢地，随著尼莫加入，米米跟家庭的关系也松动了。

虽然，被教会排斥让她很难过，但也发现自己的任务。“有些基督徒认为这（跨性别）是有罪的，被咒诅的，不讨神的喜悦。可是，不是这样的，每件事物都有他的原因。”所以，即使他们很怕被熟人辨识出来，当伴侣盟安排访问，她还是答应了，她眼神坚定地说，“我们是被神所用的，必须站出来，让所有的基督徒大开眼界。”

他们现在不去教会，但每当情绪的浪潮汹涌，带著彼此载浮载沉，夫妻会一起祷告。尼莫最喜欢的圣经经文，是歌林多后书第四章。

“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，是属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压，却不被困住；出路绝了，却非绝无出路；遭逼迫，却不被撇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至灭亡。”



台北一所教堂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法庭外的助人工作

对一路协助他们的简至洁来说，谈起这个案子，脸上就浮现一丝淡淡忧愁。

相较于担心官司胜负，简至洁担心的是更现实的问题：尼莫会不会就这样死掉。

等候判决的时间漫长，尼莫脑干手术的并发症时好时坏，他常常陷入忧郁低潮。某次教会的人际关系冲突，他差点熬不过那一关。起因是尼莫提议帮教会做些事，有教友不认同，就吵起来。米米夹在中间很为难，“对方说话比较不客气，一直说你要回去认罪啊、要悔改啊，他就爆了。”

情绪当头的尼莫跑上顶楼，坐在女儿墙上，救护车、警察都集结在地面上了，米米安抚许久，终于让尼莫平静下来。尼莫想起这件事，语中尽是懊悔：“那次的真的太不爽了，谁都不想理。”幸好结局是有惊无险地收场。

尼莫及米米与教会的连结，让简至洁不得不顾虑再三。正面来说，教会让这对夫妻在与原生家庭关系破裂后，成为两人重要支持系统，“但如果系统与他们的价值发生冲突，那会更伤。”

简至洁提及，小 E 案后，伴侣盟接到大量的咨询案件，团队负荷很重，除了法律实务，还承担大量助人工作，情绪支持，连结资源，甚至要解决当事人的其他法律纠纷。所以他们非常谨慎地评估，包含经济状况，包含家庭支持度。

后来他们还是接下尼莫的案子，因为跨男处境、因重大伤病无法手术，这些指标性都有特殊意义。但当时她完全没料到，这场仗会陷入苦战。

法律攻防是这样，小 E 案已经证明了，想变更性别登记的人，提供医疗鉴定，就可能赢。但简至洁并不买单，“跨性别者当然不需要鉴定，我是同志，也没去鉴定我是同性恋啊！因为性别就是一个自己最知道的事情。”

所以这次诉讼，当他们已经提供法院一份诊断书，法院还进一步要求医疗鉴定，他们的策略就是——不给。“你知道给他，他就会判了，可是，运动要的是把门槛降低，而不是一直堆高。”

这个策略要靠律师团花费大量心力跟法院沟通，书状来来回回，也挑战当事人的承受能力。尼莫说，“有一次秀雯律师来演讲，特地绕过来看我，我那阵子常生病，就跟她说，不知道死之前可不可以把性别变更过来？”

这份沉重的遗愿，让许秀雯备受煎熬。她是本案主要委任律师之一，她说，“有一阵子法院不开庭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怕他突然走了。”原告死亡，诉讼就终结了，但是死亡证明会被记载他出生时的登记性别，这件事对当事人无异于二次伤害。

后来，他们考虑尼莫身心脆弱，决定放弃进步的诉讼策略，开始协助尼莫进行医疗鉴定，却发现没那么简单——不仅鉴定费用要价四万台币，还得隔离在精神科病房一周，更可能直接导致尼莫身心崩溃。幸好，后来找到友善的医疗院所，终究，他们向法院补充了医疗证明，这张令简至洁很是在意的“证明”。

虽然，简至洁还是不甘心，“这还是妥协……至少我们告诉了法院和大众，手术不是你‘想不想’，而是身体‘能不能’，总不能叫当事人拿命去换吧？”

“法官也不是坏人，要做这种判断本来就很难，才请医疗来协助。”许秀雯说，实际上在开庭审理期间，法官也多次训斥内政部代表，叫他们不能一直拖着不处理，“现在就是用司法来撼动行政权的大象，让这头大象稍微挪动一下脚步。”

伴侣盟秘书长简至洁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当医疗要判断性别

2022年曾接受行政院委托，执行“性别变更要件法制化及立法建议”研究案的学者陈宜倩，报告里建议政府，应该跟随其他国家的脚步，采取“弱医疗有条件换证模式”，意即不强制手术，医生也是提供意见和协助等方向，降低医疗介入。

“跨性别者需要医疗的地方，是协助，比如说荷尔蒙调和疗程，让他们生活更顺利，但不应该是诊断，因为性别认同又不是一种病，所有国际医学标准都改了。”（编按：世界卫生组织已在2019年，正式从“疾病分类表”里面将“跨性别”删除）陈宜倩反问，“为什么台湾社会不能看见，人类就是会有非常多元的性别经验？”

一位家医科医师告诉我，她在诊间会遇到一些男女莫辨、外表和健保卡性别不一致的病人，她会提醒护理师：“等下不用称呼先生／小姐喔，叫名字就可以了！”

她认为所有医护同仁都应该增加性别敏感度，如果医病关系有信任，病人愿意跟医生吐露隐私，“我才能准确帮助到他，也会减少一些医疗纠纷的风险。”

一名精神科医师则透露，每次法院请他们鉴定性别认同，会让他与同事们压力很大。“如果是疾病，医生当然会诊断，但对于一个人怎么生活，一个人的价值观为何，医生其实是没有立场帮对方决定的。”

他说，他的同胞并没有那么想帮国家机器背书，“我认识的医师大多只想做好医疗工作，好好照顾病人，但如果医病之间的关系复杂化，不是我们乐见的事情。”

他还无奈地说：“基本上帮国家做事就是‘有功无赏，打破要赔’，价格低、劳务高、责任多，要出很多人力跟心力，所以这些事情都被我们归类为‘做功德’。”

其实，早在2014年，一群精神科医师就集体**发表声明**，呼吁政府不该再让精神科医师去诊断性别认同，因为“多数的变性者已经因为不被接纳饱受折磨”，他们的专业，应该是用来让社会更包容，而不是更歧视。

法官难判，医生难为，多年来从法院到医院，从临床到学界，民间团体到各领域的专家，都不断呼吁政府，应该尊重每个人独特的性别经验，调整目前严苛的门槛。但数十年来，薄薄的一张函释，还是默默地一刀一刀将跨性别者割得血肉模糊。

2022年10月28日，台北，第四届台湾跨性别游行。

跨社群：脆弱而复杂的歧异群体

跨性别者梨珂告诉我，“我们最大的害怕，就是被当成变态。”她想解释的是，为什么“免术换证”这么切身的议题，对大部分的跨性别者来说，却很冷感，因为大家身陷更严重的危机中。

梨珂曾参与早期换证的运动，现在她经营跨性网路社群，也试图带领社群内部讨论这个议题。但她发现大家很消极，因为很多人生活艰难，只想存到钱去做手术，赶快速度过这个状态。

“有些人长得很 PASS，天生就可以被当成他认同的性别看待。可是，有些人长得就是不那么 PASS，他的骨架啊，声音啊，很难符合社会的期待。”

PASS 指的是跨性别者在社会上融合的程度，“即使可以换身分证，但他本人的 PASS 度不高，一样会被另类眼光，他还是一样忧郁和痛苦。”

“这还涉及到经济状况，手术都是自费，健保也没给付。但跨又很难找工作，所以有人会选类似性工作的底层劳动来赚钱。”

2015年，卫福部官方出版的《心理卫生专辑07：性别不安》手册也指出，在台湾性别资讯缺乏，许多性别不安者都要进入中年才懂得寻求协助。梨珂说，这个群体自残、自杀或是忧郁、各式各样的精神疾患、滥用药物等问题很严重。“非常、非常多，大家普遍处在身心都不健康的处境中，这是个严重的人道危机。”

其中最多的困境都来自于家庭，其他体系或制度的压迫反而是其次。“家庭不接纳他，他就没有情感支持去做更多事。”最惨的是，大部分家庭别说接纳，连了解都很难。梨珂感叹：“性别认同很复杂，又很抽象，比性倾向还难理解。”

她的体悟是，跨性别已经很边缘，彼此差异又很大，又脆弱到难以自我揭露，因此诉讼的议题曝光还是有意义。“我们就是没人鸟的群体，至少免术换证有一个发声的舞台。”但她也想问：“对于这些生存都很困难的人来说，运动到底能不能去接住他们？”

陈宜倩则认为，这样的议题极为敏感、“有血流成河潜力”，类似同婚公投，可能会激化对立，让跨性别者更受伤。她观察到社群内部也因此分裂，很多已经手术的跨性别者会认为，免术换证如果造成大众疑虑，将让他们未来在社会上的处境更艰难。

“台湾社会真的要看见、珍惜这些多样性。”许秀雯则说，是跨性别者展现的韧性和多样性，丰富了她对生命的理解。“以尼莫发生的事来说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一定能够走到今天。”她感伤地说：“如果我们每个人看待性别的眼光都可以柔软，这些跨性别者就不会受这么多的苦。”

2023年3月11日，一对情侣在新北市的海岸拍摄婚纱照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全家福

5月30日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，尼莫“性别归属趋于稳定”，所提交证明已满足要件，宣布尼莫免术换证案胜诉。法官也批评，内政部的函示严重侵害宪法健康权，法院拒绝适用，而拒绝尼莫换证的台北市信义区户政事务所，也应“准予原告性别登记变更为男性”。

我打给尼莫，恭喜他赢得这场得来不易的胜利。

“谢谢啊！以后总算可以正常过日子了！”尼莫在电话那头说，如果以后有人不相信他是男人，他就可以拿身分证来证明。虽然不见尼莫的表情，但话筒中他听起来虽然满是欣喜，但声音却显著虚弱，令人很难不注意。

尼莫说自己前几天为了拍照，差点拍到虚脱。原来，米米家客厅的那组巨大的全家福，岳父岳母终于决定要重拍了，尼莫正式取代米米的前夫，挤进这个家庭的框框。

当天在婚纱公司摄影棚，他穿上白衬衫，把头发抓得帅帅。结果，光是等女生化妆、试衣，就等到快睡著，后来几个女人还围过来，破坏他的发型，把他整得很老气，他抗议也没用。

好不容易轮到他拍，摄影师又突发奇想，叫他做些跨蹲、后踢的俏皮姿势，他苦不堪言，还是要强颜欢笑，因为今天可是老婆家的大日子。他抱怨，“我怎么可能讲得过那些女生。”恭喜他终于加入全天下老公的行列。

此后，台湾人口多了一个普通男人，新造的人活在旧的世界，吵吵闹闹的亲戚，琐碎的家族事务，世俗男子过腻的肤浅生活，是他得来不易的幸福。

曾经在家的容器里支离破碎的人，带著创伤，要重新拼凑一个家，有多难？

在这险恶困阻、多重困境夹击的世间，身分证已经不是身分证，是一张通行证，带著这张小卡片，不表示他往后的日子一帆风顺，但至少可以稍微抵抗外界恶意和嘲弄的眼光，小心翼翼沿著蜿蜒路径前行，抵达容身之处。

脱胎换骨，改名换姓，他穿越漫长黑夜，终于走进平凡的日子。

（为维护当事人隐私，内文模糊部分足以辨识之资讯。）

[#LGBTQ](#) [#跨性别认同](#) [#跨儿现身](#) [#跨性别](#) [#性别平权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**端传媒编辑部**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